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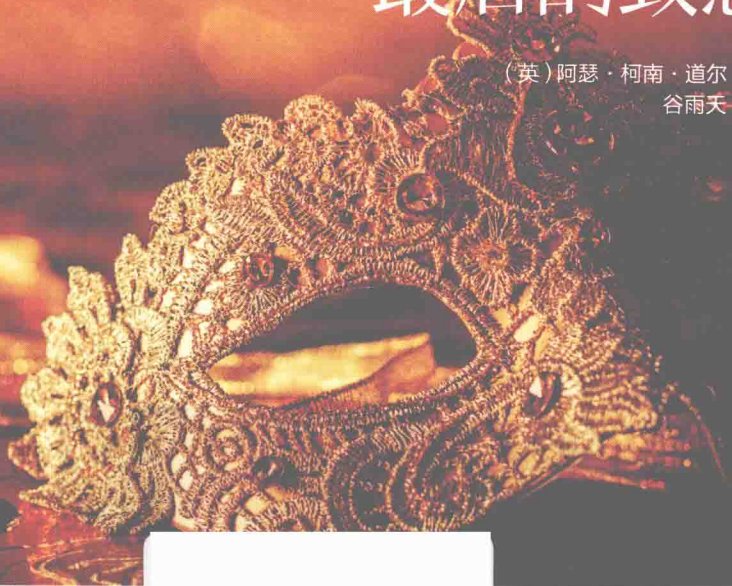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Sherlock Holmes

VII

His Last Bow

最后的致意

(英)阿瑟·柯南·道尔 / 著
谷雨天 / 译



全新翻译，原创插图
经典珍藏

最经典、最权威、最受读者推崇，
绝对不能错过的侦探小说。

100多年来被译成57种文字，
风靡全世界，
并被翻拍成众多版本的电影、
电视剧等。

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人民出版社

畅销全球上亿册，侦探小说圣经之作，一直被模仿，从未被超越！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Sherlock Holmes

VII

His Last Bow

最后的致意

(英)阿瑟·柯南·道尔 / 著
谷雨天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致意/(英)柯南·道尔著;谷雨天译.——
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,2014.12

ISBN 978-7-5677-2881-3

I. ①最… II. ①柯… ②谷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4572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最后的致意 |
| 著 者 | (英)柯南·道尔 |
| 译 者 | 谷雨天 |
| 责任编辑 | 魏丹丹 |
| 责任校对 | 魏丹丹 |
| 出版发行 | 吉林大学出版社
长春市明德路501号(130021)
0431-89580026/28/29
http://www.jlup.com.cn
E-mail:jlup@mail.jlu.edu.cn |
| 印 刷 |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 7 字数 200千字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677-2881-3 |
| 定 价 | 15.00元 |
-

目 录

CONTENTS

- 前言/1
- 紫藤公寓/2
- 硬纸盒案/37
- 红圈会/63
- 布鲁斯 - 帕廷顿计划/86
- 奄奄一息的侦探/122
- 弗朗西斯·卡尔法克斯女士失踪之谜/143
- 魔鬼之足/166
- 福尔摩斯最后致意/196

前 言

尽管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偶受风湿病的困扰,导致行走有点不便,但他的朋友们欣喜地得知,他依然健在。多年来,他一直居住在英格兰南部丘陵地的一座小农庄上,离伊斯特本五英里。他把时间用在思索人生和从事农活上。隐居期间,谢绝承接各种酬金极为丰厚的案件,因为他决定彻底退休。然而,由于对德战争爆发在即,他决定响应政府的号召,将智慧和实践活动完美出色地结合起来,取得了卓越的成就,于是汇集在《福尔摩斯鞠躬谢幕》中。为了使本集臻于完善,我把先前记述的几桩案件一并收入其中。

医学博士 约翰·H. 华生

紫藤公寓

约翰·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的奇特经历

我在记事本中找到了这样一件事：那是 1892 年 3 月底的一天，一个凄凉阴沉、寒风凛冽的日子，我们坐在一起吃中饭时，福尔摩斯收到了一封电报，接着匆匆草拟了回复的电文。他没有说什么，而是凝神思索起这件事情来，因为他随后伫立在壁炉前面，表情若有所思，抽着烟斗，偶尔瞥上一眼那份电报。突然，他猛然转身向着我，对我挤眉弄眼，一副淘气的模样。

“我认为，华生，我们得把你看作一位文学家，”他说，“你如何定义‘怪异’这个词呢？”

“古怪离奇——非同寻常。”我提议说。

他摇了摇头，不满意我的定义。

“其中肯定有更加复杂的含义，”他说，“含有‘悲惨’和‘恐怖’的意味。如果你回忆一下那些长期折磨读者公众的叙述文字，你就会意识到，‘怪异’往往与罪犯密切相关。想一想有关‘红发人’的那桩可恶的案件，该案从一开始就够怪异的，而最终却是铤而走险的抢劫。或者还有，那个有关‘五颗柑橘籽’的怪异离奇的案件，直接导致了谋杀案。所

以这个词引起了我的警惕。”

“电报里面有这个词吗？”我问。

他大声念出了电文：

适遇难以置信和怪异离奇之事，可否请教您？

斯科特·埃克尔斯

于查令十字街邮局

“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我问。

“噢，当然是男的。女人是不会发回电先付款电报的，她有事会找上门来。”

“你打算见他吗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啊，你知道的，自从我们把卡拉瑟斯上校关押起来之后，我感到多么无聊乏味啊。我的大脑就像是一架快速运转的发动机，由于没有同为之运转的作业部分联系起来，都要散架了。生活平淡无奇，报纸枯燥乏味。在这个充斥着罪犯的世界上，大无畏精神和浪漫主义情调似乎已经永远销声匿迹了。那么，面对不管是多么琐碎的新案件时，你会问我是不是准备接手过来调查呢？但是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我们的当事人来了。”

楼梯上传来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，紧接着，一个外表体面的人被领进了房间，只见他身材魁梧，大腹便便，胡子灰白。他轮廓粗犷的五官和傲慢自负的态度分明写着自己的人生阅历。从他的鞋罩到金丝边眼镜来判断，他是个保守党人，是个教徒，是个优秀公民，是个彻头彻尾的正统派和传统派。但是，他原本恬静平和的状态被某种令人震惊的情况搅乱了，这从他竖起的头发，通红而露着愠色的脸颊，还有惶恐不安、激动不已的态度等方面，可以看出端倪。他立刻便开门见山地谈起了

自己的事情。

“我遇到了一件古怪离奇而又令人不爽的事情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生平从未遇到过那样的情况。事情很不成体统——可恶至极。我一定要找到某种解释。”他怒气冲冲，气喘吁吁。

“请坐，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，”福尔摩斯安慰他说，“首先，我不可不可以问一句，您为什么来找我？”

“是啊，先生，我觉得，这事不方便找警方，不过，等您听了我介绍的情况之后，您就一定会认可，这件事情不能等闲视之。本来，我对私人侦探一类的人是毫无好感的，但是，在听到了您的大名之后……”

“可不是嘛。但是，其次，您怎么没有立刻来呢？”

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福尔摩斯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。

“现在是两点一刻了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您的电报是一点左右发的。但是，根据您的穿着打扮，谁都可以看出，您是一醒来就受到惊扰的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梳理了一下自己没有梳理过的头发，抚摸了一下自己没有刮过的下巴。

“您说得对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根本无心梳理，迫不及待地只想着要离开那幢房子。但是，我在来找您之前，四处打听来着。您可知道，我去找过了房屋中介，他们说了，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全部付清，紫藤公寓一切正常。”

“行啊，行啊，先生，”福尔摩斯说着，哈哈大笑起来，“您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，因为他也有个不良习惯，说事情会前后颠倒。请您先理一理自己的思路，然后按照先后顺序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您跑来找我，寻求指导和帮助，顾不上梳头洗脸，穿着靴子，背心的纽扣也没有扣好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满脸懊悔，低头看了看自己不成体统的打扮。



“我知道，这副样子很不像话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因为我过去从未有过如此经历。但是，我会把这件古怪离奇的事情的全部情况告诉您，您听了之后，我肯定您会觉得，我的这副状态是情有可原的。”

但是，他刚开始叙述就被打断了。外面闹哄哄的一片，赫德森太太打开了门，领进了两个人，身体健壮，官员模样。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苏格兰场的格雷格森警官，精力充沛，器宇轩昂，是个在自己职业范围内能力很强的警官。他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，接着介绍他的同伴，萨里警察局的贝恩斯警官。

“我们一块儿追踪疑犯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朝着这个方向就追踪过来了。”他转身瞪睁着一双斗牛狗似的大眼睛看我们的客人，“您是里街波帕姆府邸的约翰·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吗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我们追踪您整整一个上午了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你们是通过那封电报追踪他的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一点没错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在查令十字街邮局得到了线索，于是就一路追踪到这儿来了。”

“可是你们为何要跟踪我？你们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伊舍附近紫藤公寓的阿洛伊修斯·加西亚先生昨晚死亡了，关于导致他死亡的种种事情，我们希望有一个说法，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瞪着眼睛坐直了身子，面容惊慌失色。

“死啦？您是说他已经死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但怎么回事？是意外吗？”

“是谋杀，如果世界上存在谋杀的话。”

“上帝啊！真可怕啊！您不是——您不是，怀疑我干的吧？”

“死者的衣服口袋里有您的一封信，我们通过那封信知道，您打算昨晚在他的住处过夜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噢，您在那儿过夜了，对不对？”

警官拿出了公务记事本。

“等一等，格雷格森，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说，“你们所需要的就是清楚明了的陈述，对吧？”

“而我有责任提醒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，他的陈述可能成为不利于他的证据。”

“埃克尔斯先生正要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，你们就突然进了房间。我看啊，华生，让他喝点白兰地加苏打水不会有坏处的。行啊，先生，我建议您不要在意多出了两位听众，您刚才如若没有被打断准备怎么叙述就还是继续叙述吧！”

我们的客人把白兰地酒一饮而尽，脸上恢复了血色。他满腹狐疑地瞥了一眼警官的记事本，立刻开始了自己非同寻常的陈述。

“我是个单身汉，”他说，“由于自己喜爱社交，我结识了众多朋友。这其中有退休的酿酒商麦尔维尔一家，住在肯辛顿的阿尔比马尔公寓。几个星期前，我在他家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年轻人，名叫加西亚，我知道，他是西班牙裔，同大使馆有一些联系。他的英语说得很纯正，行为举止很讨人喜爱，是我生平见过的最英俊帅气的人。

“从一定意义上说，我和那个年轻人一见如故，从一开始就成了朋友。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喜欢我，我们见面两天之后，他就到李街来看我，一来二去，最后他邀请我到他家住几天，就是紫藤公寓，坐落在伊舍和奥克斯肖特之间。昨天晚上，我就去了伊舍，去兑现那个约定。

“我到那儿去之前，他向我介绍了家里面的情况，他同一个忠心耿

耿的仆人住在一起，也是个西班牙人，负责他的一切生活起居。那个仆人会英语，帮助他管理家务。他说，还有一个厨艺精湛的厨子，是个混血儿，是他在旅行期间认识的，烧饭做菜手艺高超。我记得，他说过，怎么在萨里郡的中心地带找到一个这么怪异的家。我说自己赞同他的看法，不过事实已经证明，它比我想象的还要怪异。

“我驱车到了那个地方——伊舍以南两英里的样子。公寓挺宽敞的，不临街，一条蜿蜒的车道，两边是高高的长青灌木丛。那是一幢圯废陈旧的建筑，显得斑驳破旧。车道上杂草丛生，马车在一道斑驳肮脏和久经风雨的门前停了下来，我当时心里满腹狐疑，自己来拜访如此仓促认识的一个人，这事是否明智。然而，是他亲自开的门，并且热情洋溢地欢迎我。我被交给了一个男仆，只见他神情阴郁沮丧，皮肤黑不溜秋。仆人手里提着我的包，把我领进了我的卧室。整个地方都令人感到压抑。我们在亲密无间的气氛中就餐，尽管主人竭尽全力，殷勤好客，但他似乎一直在走神，说话闪烁其词，含混不清，让我感觉不知所云。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打餐桌，用嘴咬自己的指甲，还做出别的动作，让人感觉焦躁不安，失去耐性。一顿饭烧得不好，吃得也不香。有抑郁沉默的仆人在场，我们的心情活跃不起来。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整个夜晚，我多次想要寻找个借口返回李街。

“我想起来一件事情，它可能同你们两位先生调查的事情有关联。我当时毫不在意。晚餐吃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仆人拿进来一张字条。我注意到，主人看过字条后，比先前显得更加魂不守舍，莫名其妙。他不再装模作样地同我进行交谈，而是坐着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，陷入沉思，想着自己的心事，但到底出了什么情况，他缄口不言。大概十一点时，我总算可以上床睡觉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加西亚在房门口探头看了看——当时房间里面一片漆黑——问我是不是按过铃，我说没有，他说这么晚打搅我，很抱歉，并说已经快到一点了。随后我就睡着了，整晚

都睡得很熟。

“现在,我要讲到事情令人震惊的部分了。等我醒过来时,天已经大亮了。我看了一眼手表,已经接近九点。我先前特别嘱咐过了,八点的时候叫醒我,而这样一件事情竟然给忘记了,我感到很吃惊。于是,一跃爬起身,按铃叫仆人,毫无反应,按了一次又一次,还是毫无反应。最后,我得出结论,是呼唤铃出了问题。我匆匆忙忙穿上衣服,跑到楼下,气急败坏地想要些热水。当我发现那儿空无一人的时候,你们可以想象,我有多么震惊。我在门厅里大喊大叫,结果无人应答,接着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,全都空无一人。主人头天晚上告诉了我哪个是他的卧室,于是我敲了敲门,无人应答。我扭动把手走了进去,房间是空的,床压根儿没人睡过。他带着其他人走了。外国主人,外国仆人,外国厨师,一夜间全消失了!我的紫藤公寓之行就这么结束了。”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喜爱收集稀奇古怪的事情,他把这桩怪异离奇的事件归入其中。这时,他一边搓着双手,一边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“您经历的事情,据我所知,完全是独一无二的,”他说,“我可不可以问一声,先生,您后来干什么了?”

“我义愤填膺,第一反应就是,我被人捉弄了,简直就是个荒唐透顶的玩笑。我打点好自己的东西,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,然后手里提着自己的包,动身返回伊舍。我给艾伦兄弟中介所打了电话,那是村上主要的地产中介,知道那个寓所是经过该中介租的。我猛然想到,整个过程不大可能是为了捉弄我,同时想到,主要的目的一定是为了逃避房租。已经是3月底了,季度结账日^①临近了。但是,这种解释站不住脚。房产中介对于我的提醒深表谢意,告诉我说,房租已经提前付清了。然

^① 每年3月25日报喜节(Lady Day)、6月24日施洗约翰节(Midsummer Day)、9月29日米迦勒节(Michaelmas)和12月25日圣诞节(Christmas)是英国一年中结算租金和其他债务的特定日子。

后，我到了伦敦，找到西班牙大使馆。大使馆不知道有那么个人。我然后去找麦尔维尔，因为我是在他的家里认识加西亚的，但是发现，他对加西亚了解的程度还不如我。最后，当我接到了您的回复电报时，便出门来找您，因为我觉得，凡是碰到了疑难情况，可以从您这儿得到指点。可是现在，警官先生，从您进门后所说的情况，我知道了，您可以接着把事情讲下去，也就是发生悲剧了。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我向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信的，除了我对你们说的情况之外，那个人的命运如何，我一无所知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一切可能维护法律的尊严。”

“我相信这一点，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——我相信这一点，”格雷格森警官说，语气和蔼可亲，“我应该说，您说的所有情况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情况完全吻合。例如，吃饭时接到的那张字条。您注意到那张字条后来放到哪儿了吗？”

“对，我注意到了。加西亚把字条揉成了一团，然后扔进火炉了。”

“您对此有何看法，贝恩斯先生？”

这位地方侦探身材高大，大腹便便，面色红润，只是一双格外炯炯有神的眼睛才使脸庞显得不是那么臃肿，不过眼睛几乎被脸颊上深深的皱纹和皱眉给藏起来了。他缓慢地释放出笑容，然后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打了皱变了色的纸片。

“壁炉里有个薪架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他扔过头了，我从薪架的后面捡到了这个，发现没有烧掉。”

福尔摩斯露出了愉悦的微笑。

“您一定仔细认真地检查了那处寓所，连这么一张小字条都找到了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福尔摩斯先生。这是我处事的风格。我可以念一下吗，格雷格森先生？”

伦敦人点了点头。

“字条用的是白条纸，没有水印，是一张纸的四分之一，用短刃剪刀两下剪成的，叠了三叠，用紫色蜡封的口子，用某种椭圆形的物品匆匆压过，是写给紫藤公寓加西亚先生的。内容如下：

我们自己的颜色，绿色和白色，绿色开，白色关。主楼梯，
第一过道，右边第七，绿色台面呢。祝成功。多

“这是女人的笔迹，是用尖细的笔写的，但是，地址要么是用另外一支笔的，要么是另外一个人写的，因为你们可以看到，字体粗大了很多。”

“一张很不同寻常的字条啊，”福尔摩斯瞥了一眼后说，“贝恩斯先生，您对字条观察得这么细微，我真的对您很钦佩啊。或许还可以补充一些细节。这个椭圆形的封口毫无疑问是一枚平面袖口链扣——另外还有个别的形状，剪刀是折叠式的指甲剪。尽管两个剪口很短，但您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每一个剪口都呈现相同的曲线。”

地方警官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本以为对其中涉及的情况一览无余了，但我发现，还是遗漏了一点东西，”他说，“我应该说，我只知道字条有名堂，按照一般情况，这里面涉及一个女人，除此之外，其余我一无所知。”

我们这一席对话的当儿，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坐在椅子上，如坐针毡。

“您发现了这张字条，我很高兴，因为它证实了我所说的情况，”埃克尔斯先生说，“但是，请允许我指出，我还没有听说发生在加西亚先生身上的悲剧，也不知道他家里面的那几个人怎么样了。”

“至于加西亚，”格雷格森说，“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。今天早晨，人

们发现他死在奥克肖特公共地上，离他家差不多一英里远的样子。头被人用小沙袋或类似的器具把脑浆都打出来了，是沉重撞击造成的，不是击伤了，是击破了。那是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，四分之一英里的范围内没有人家。他显然是首先被人从后面击倒的，但谋杀者在他死亡了之后还持续击打了他。这是一次凶狠残暴的袭击，罪犯没有留下任何脚印，也没有任何线索。”

“遭劫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企图抢劫的痕迹。”

“真令人悲痛——痛苦不已，骇人听闻，”斯科特·埃克尔斯说，语气愤愤不平，“但我真的是受不了，打击太大了，我的东道主夜间外出行游，结果遭此厄运，这事本来跟我毫无瓜葛，可我怎么就被卷入这个案子当中来了呢？”

“非常显而易见啊，先生，”贝恩斯警官回答说，“从死者的口袋里找到的唯一文字材料就是一封您写的信，信上说，您要到他那儿去住，就是他死亡的晚上，就是根据信封上的姓名、地址，我们才知道了死者姓啥名谁。我们找到他的住所时，已经是上午九点了，当时您和其他人都不在屋内。我给格雷格森先生发了电报，请他在伦敦追踪您，而我则留在紫藤公寓寻查。然后我再到伦敦同格雷格森先生会合，所以我们就到这儿来了。”

“我现在认为，”格雷格森站起身说，“我们还是按照官方程序来办理这个案件，您陪同我们一同到警察局去，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，我们要对您的陈述做笔录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这就去。但是，我要付定金聘请您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希望您不惜一切代价查明事实真相。”

我朋友转身对着那位地方警官。

“我打算同您合作，想必您不会反对吧，贝恩斯先生？”

“不胜荣幸啊，先生，毫无疑问。”

“看起来，您做事雷厉风行，有板有眼。我可不可以问一声，关于那个人死亡的确切时间，有没有什么线索？”

“从一点开始，他就在那儿了，大概在那个时候，天下雨了，他肯定是在下雨之前死亡的。”

“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，贝恩斯先生，”我们的当事人大声说，“他的声音是不会弄错的，我可以起誓，就是在那个时间，他对我的卧室说话来着。”

“非同寻常，但也决不是不可能。”福尔摩斯微笑着说。

“您有线索吗？”格雷格森问。

“从表面上看，这不是一起很复杂的案件，尽管它毫无疑问地展示了一些新颖有趣的特征。有必要进一步掌握证据，我才能冒昧提出最后和明确的意见。顺便问一声，贝恩斯先生，您在仔细审查寓所时，除了这张字条之外，还发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吗？”

警探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看着我的朋友。

“有，”他说，“有一两件异乎寻常的东西。等我在警察局办理完了有关程序之后，您就可以谈谈您对它们的看法了。”

“悉听尊便，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说，一边按响了铃，“领着两位出去，赫德森太太，有劳你叫跑腿的去发一下这封电报，他还要支付五先令的电报费。”

客人们离开之后，我们默默无言地坐了一会儿。福尔摩斯一个劲儿地吸烟，眉头紧锁，把敏锐的眼睛给盖起来，脑袋前倾着，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，这是他这个人惯有的特征。

“行啊，华生，”他突然转身问我，“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”

“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神秘莫测，我看不懂。”

“那么，对这桩罪行呢？”